原件短缺

P1

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壤朕既居宅
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
拜汝母墓一寫為子之情汝至彼太師事畢後
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
在途當溫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高祖每歲
征幸恒常留守主執廟祀恒不好書學體貌肥
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
悅數苦言致諫恒甚銜之高祖幸崧岳恒留守
金墉於西掖門內與左右謀欲召牧馬輕騎奔

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夜得
寧靜嚴明尚書陸琇馳啓高祖於南高祖聞之
駭愧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
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
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群臣於
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
少保李沖並免冠稽首而謝高祖曰卿所謝者
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古人有言大義滅親豈恂
欲違父背尊踏據恒朔天下未有無父而何其
包藏心與身俱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
大禍脫待我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爲庶人
置之河陽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
恂在囚躓頗知咎悔恒讀佛經禮拜歸心於善
高祖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間密表告恂
復與左右謀逆高祖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
與咸陽王禧奏詔賚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
十五殮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
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

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虔侍御史賈崇寢不爲聞賈坐繫廷尉時虔危歸高祖在鄴尚書表收虔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暴病數日死初高祖將爲恂娶長文滎陽鄭懿女爲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高祖泛舟天淵池謂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爲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傳曰晝以訪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高祖以先言爲然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京兆王恂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軍府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世宗初爲護軍將軍世宗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世宗每日華林戲射衣衫騎從往來無間遷

中書監世宗爲納順皇后妹爲妃而不見禮荅
愉在除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
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
將趙郡李恃顯爲之養父就之禮逆產子寶月
順皇后召李入宮毆擊之彊令爲尼於內以子
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乃上
表勸廣嬪侍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愉好
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儁祖瑩
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
賓客嚴懷具盛肴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
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貲巨萬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
王懷頗相奢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世宗
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始愉
自以職求侍要既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
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內外離抑及在州謀逆
愉遂殺長史羊盡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
密疏云高肇謀殺害主上於是遂爲壇於信都
之南柴燎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

立李氏為皇后世宗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擔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再止宿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鏁縶之中飲食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目見於至尊於是歔欷流涕絶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鏨 令人殺之毀以小棺塗之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

進封愉臨淮王子寶月襲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寶月弟寶炬輕躁薄行躭淫酒色孝莊幸門特封南陽王尋出帝没於關西宇文黑獺害出帝寶炬乃僭大號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

和二十一年封世宗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擇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害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熲擅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擇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不免熲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擇因侍宴酒酣乃謂熲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籍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世宗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

宣尼以爲深識仲叔軒懸在明以爲至誡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録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世宗笑而不應肅宗初遷太尉侍中如故詔懌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嵩者自云呪水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優重

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絶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榮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該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斃於顯戮靈太后以懌肅宗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匡輔以天下爲已任領軍元义太后之妹夫也侍寵驕盈懌裁之以法每抑黜之爲义所疾义黨人通直郎宗準愛希义旨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乃得雷釋焉懌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爲顯忠録二十卷以見意焉正光元年七月义與劉騰逼肅宗於顯陽殿門靈太后於後宮囚懌於門下省誣懌罪狀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合悲喪氣旛隔根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喪爲之臂面者數百人

廣平王懷闕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

入令四門博士董徵授以經傳世宗崩乃得歸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爲性不倫俶儻難
測悅妃閻氏即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
荅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朩
之屬時輕與出採芝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
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絶房中而更好男色輕
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悅之出也妃住於
別第靈太后勑檢問之引入窮悅事故已病杖
伏床蓐瘡尚未愈太后因悅之杖妃乃下令禁
斷令諸親王及三番其有正妃疾患百日已上
皆遣奏聞若有犯行捶撻就削封位及清河王
懌爲元叉所害悅了無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
候伺之盡其私佽又大喜以悅爲侍中太尉臨
拜日就懌子亶求懌服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召
亶杖之百下亶居廬未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
殆至不濟闕仍呼阿兒親自循撫闕悅爲大剉
碓置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
能行異事竟偷畏之而斷是息及尒朱榮舉兵尚

洛既憶入間疑俄而聞榮肆毒於河陰遂南奔
肅衍衍立爲魏主号年更興衍遣其將軍王僧
辯送置於境上以覬侵逼及齊獻武王既誅榮
以悅高祖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既至清
狂如故動爲罪失不可扶持乃上出帝初除大
司馬卒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
軍衛瓘以操爲牙門將數使於國頗自結附始
祖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嬀澹等十數
人同來歸國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於是晉人
附者稍衆桓帝嘉之以爲輔相任以國事及劉
淵石勒之亂勸桓帝匡助晉氏東嬴公司馬騰

劉庫仁
莫含

聞而善之表加將號稱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
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邪城南以頌功德云魏
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馳名域外九譯宗焉
治國御衆威禁大行聲著華裔齊光純靈智
深謀遠宥幽極明治則清斷沉浮得情仁如春
陽威若秋零殭不反弱隱恤孤煢道教仁行化
而不刑國無姦盜路有頌聲自西訖東變化無
形威武所向下無交兵南宣王室北服丁零招
諭六夷咸來歸誠超前絕後致此有成奉承晉

室扞禦邊疆王室多難天網弛綱豪心遠濟靡
離其殃歲前翦逆命姦盜豺狼永安元年歲次甲
子姦黨猶逆東西狼跱敢逼天王兵甲屢起怙
衆肆暴虐用將士鄴洛遘隙棄親求疏乃招暴
類屠各匈奴劉淵姦賊結黨同呼敢擊并土殺
害無辜殘破狼籍城邑丘墟交刃千里長蛇塞
塗晉道應天言展良謨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
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東嬴公司馬騰才神絕世
規略超遠時逢多難憫社稷之損皇祀欲引兵鷹揆

孔熾造設權策濟難奇思欲招外救朝臣莫應
高算獨斷決謀盟意委命外國引軍內備簡賢
選士命茲良便遣參軍壺倫牙門中行嘉義陽
亭侯衛謨協義宣侯衛韓等馳奉檄書至晉陽
城又稱桓穆二帝心在宸極輔相二衛對揚叱
翼操展文謀雄奮武烈承命會議諮論奮發
昔桓文匡佐功著周室顯名載籍列賞備物大
衆迴動熙同靈集興軍百萬期不經日兄弟齊
契決勝廟筭鼓譟南征平夷險難旬云帝到
鎮言若合符引接款密信義不渝會盟洛東銘
篆丹書永世奉承慎終如初契誓命將精銳先
驅南救涅縣東解壽陽窘迫之邑幽而復光太
原西河樂平上黨遽遭寇暴白骨交橫羯賊辟
虐六郡凋傷群惡相應圖及華堂旌旗輕指羯
黨破喪遺騎十萬前臨淇漳鄴遂振潰凶逆奔
亡軍據滑州南曜鋒太行翼衛內外鎮靜四方志
在竭力奉戴天王忠怒用暉外動亦攘於是曜
武振旅而旋長路匪夷出入經年毫毛不犯百

姓稱傳周覽載籍自古及今未聞外域奔救內
惡棄家憂國以危易安惟公遠略臨難能權應
天順人恩德素宣和戎靜朔危邦復存又云非
桓天挺忠孝自然孰能超常不爲異端回動大
衆感公之言功濟方州勳烈光延幷平之日納
貢充蕃德瞻鑾蓋步趾三川有德無祿大命不
延年三十有九以永興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寢疾
薨殂背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惠主哀感歆歔
悲痛煩寃載號載呼舉國崩絶攀援靡訴遠
近齊乾奔赴拜廬人百其身盈寘門涂高山其
頹茂林凋枯仰訴造化痛延悲夫又云桓帝忠
於晉室駿奔長衢隆冬凄凄四出行誅蒙犯霜
雪疹入脉膚用致薨殞不永桑榆兴死勤事經
勳同模垂名金石載美晉書平北哀悼祭以豐
厨考行論勳謚曰義烈功施於人祀典所說又
云桓帝經濟存亡繼絶荒服是賴祚存不輟金
龜策鼓軺蓋殊制及及二代莫與同列并域嘉
歎北國感榮各竭其心思揚休名刊石紀功圖

像存形靡輟享祀饗以犧牲永垂千後沒有餘
靈長存不朽延於億齡其頌又稱桓帝金堅玉
剛應期順會王有北方行能濟國武平四荒無
思不服區域大康世路紛糾運遭播揚羯胡因
釁敢害并土衆痛下民死亡失所率衆百萬平
夷險阻存亡繼絕一州蒙祐功烈桓桓龍文虎
武朱邑小善遺愛桐鄉勳壤大惠六郡無闕
悉之來由功而存刊石勒銘垂示後昆時晉光
熙元年秋也皇興初雍州別駕馮翊吉跋榮於大
邽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故錄於傳桓
穆二帝並禮重操穆帝三年卒始操所與宗室
鄉親入國者衛勳安樂亭侯衛崇衛清並都
亭侯衛泥段繁並信義將軍都亭侯王發建武
將軍都亭侯范班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建
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都亭侯李壹關中侯郭
乳關內侯皆爲桓帝所表授也六脩之難存者多
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雄姬瀋莫含等名皆見

碑

雄字世遠澹字世雅並勇健多計畫晉世州從
事既與衛操俱入國桓帝壯其膂力並以爲將
常隨征伐大著威名桓帝之赴難也表晉列其
勳效皆拜將軍雄連有戰功稍遷至左將軍雲
中侯澹亦以勇績著名桓帝末至信義將軍樓
煩侯穆帝初並見委任衛操卒後俱爲左右輔
相六脩之逆國內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謀戮雄
澹並爲羣情所附謀欲南歸言於衆曰聞諸舊
人忌新人將戰欲盡殺之吾等不早爲計恐無
種矣晉人及烏九萬餘人懼皆曰死生隨二將軍於
是雄澹與劉琨任子遵率烏九晉人數萬衆而
叛琨聞之大悅率數百騎馳如平城撫納之會
石勒攻琨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琨以得雄
澹之衆欲因其銳以滅石勒雄澹諫曰新民飢
疲未可便用宜休息觀釁而動琨不從使雄澹
率衆討勒琨屯廣牧爲之聲援勒率輕騎與雄
澹戰澹大敗率騎千餘奔干代郡勒遣孔萇追
滅之

莫含鴈門繁時人也家世貨殖貲累巨万劉琨
爲并州辟含從事含居近塞下常往來國中穆
帝愛其才器善待之及爲代王備置官屬求含
於琨琨遣入國含心不願琨諭之曰當今胡
寇滔天汲滅諸夏百姓流離死亡塗地主上幽
執沉溺醜虜雖此一州介在群胡之間以吾薄
德能自存立者賴大王之力是以傾身竭寶長
子遠質覬滅殘賊報雪大耻卿爲忠節亦是奮
義之時何得苟惜共事之小誠以忘出身之大
益入爲代王腹心非但吾願亦一州所賴含乃
入代參國官後琨徙五縣之民於陘南含家獨
留含甚爲穆帝所重常參軍國大謀卒於左將
軍閻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或
音訛謂之莫回城云
子顯知名於時昭成世爲左常侍
顯子題亦有策謀太祖使題與將軍王建等三
軍討慕容寶寶太守劉亢泥斬之徙亢泥部
落于平城寶上谷太守魏辰捐郡逃走太祖追討

題爲大將軍出東道以功賜爵東宛侯及還京
師常與李栗侍宴栗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爲
濟陽太守後太祖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
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以題
機巧徵令監之召入與論興造之宜題久侍頗
怠賜死

題弟雲好學善射太祖時常典選曹轉給事中
以功賜爵安德侯遷執金吾嘗參軍國謀議世
祖之剋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留鎮統萬進
爵安定公加平西將軍後遷鎮西大將軍時初
并河西人心未一雲撫慰新舊比得其所神廳
中卒謚曰敬公

劉庫仁本字沒根劉虎之宗也一名洛垂少豪
爽有智略毋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
女妻之爲南部大人建國三十九年昭成暴崩
太祖未立苻堅以庫仁爲陵江將軍關內侯令
與衛辰分國部衆而統之自河以西屬衛辰自
河以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攜太祖及衛秦

三王自賀蘭部來居焉庫仁盡忠奉事不以興
廢易節撫納離散恩信甚彰苻堅進庫仁廣武
將軍給幢麾鼓蓋儀比諸侯處衛辰在庫仁之
下衛辰怒殺堅五原太守而叛攻庫仁西部庫
仁又伐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
妻子盡收其衆庫仁西征庫狄部大獲畜產徙
其部落置之桑乾川苻堅賜庫仁妻公孫氏厚
其資送庫仁又詣堅加庫仁振威將軍後慕容
垂圍苻丕于鄴又遣將平規攻堅幽州刺史王
永于薊庫仁自以受堅爵命遣妻兄公孫希率
騎三千助永擊規大破之阬規降卒五千餘人
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垂子麟相持庫仁聞希
破規復將大舉以救丕發鷹門上谷代郡兵次
於繁時先是慕容文等當徙長安遁依庫仁部
常思東歸其計無由至是役也知人不樂文等
乃夜率三郡人攻庫仁匿於馬廐文執殺
之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自唐城走
於丁零

庫仁弟眷繼攝國事曰部大人黎佛叛眷力不能討乃引符堅并州刺史張蚝擊佛破之眷又破賀蘭部于善無又擊蠕蠕蠕別帥肺渥于意親山破之獲牛羊數十万頭眷第二子羅辰性機警有智謀謂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心腹之疾願早圖之眷曰誰也曰從兄顯忍人也爲亂非旦則夕耳眷不以爲意其後從牧于牛川庫仁子顯果殺眷而代立羅辰奔太祖事在外戚傳

顯本名醜伐既殺眷伐立又欲謀逆語在太祖紀太祖即位顯自善無南走馬邑族人奴眞領部來附奴眞兄犍先居賀蘭部至是奴眞請召犍而讓部焉太祖義而許之犍既領部自以父託賀訥德之乃使弟去斤遺之金馬訥弟涤干因謂之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請之奴真奴真曰父爲國家附臣世効忠貞我志全名節是故推讓今汝等無狀乃欲叛主懷貳於是殺犍及去斤涤干聞其殺兄率騎

討之奴眞懼徙部來奔太祖太祖自迎之遣使責止染干奴眞感恩請奉妹充後宮太祖納之後太祖討顯于馬邑追至弥澤大破之衛辰與慕容垂通好送馬三千疋於垂垂遣慕容良迎之顯擊敗良軍掠馬而去垂怒遣子麟兄子楷討之顯奔馬邑西山麟輕騎追之遂奔慕容永於長子部衆悉降於麟麟徙之中山顯弟亢渥事在皇后傳

史臣曰始祖及桓穆之世也王迹初基風德未展操合託身駈驟之秋自立功之地可謂志士矣劉庫仁兄弟忠以事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而並貽非命惜乎

列傳第十一

燕鳳　張衮　許謙　崔玄伯

鄧淵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好學博綜經史明習律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人以禮延致之鳳不應轉乃命諸軍圍代城謂城人曰燕鳳來者將軍汝代人懽送鳳昭成喜語大悅待以賓禮後拜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符

堅遣使牛輔朝堅答曰鳳報之堅問鳳伐王何如
答鳳對曰寬和愛遠略高遠一時之雄生常
有雅志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謀甲利器
敵弱則進彊即退走安能并兼鳳曰北人壯悍上
馬持三伏驅馳若飛主上雄傷率服北土控弦
百万號令若一言量無雠重積叢之苦輕行速捷
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斃而北方之所常勝
也堅曰彼國人馬實為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
十万馬百万匹堅曰卿言人衆可爾說馬忽多
皇虛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
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
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當未盡鳳還堅
厚加贈遺及昭成崩太祖將遷長安鳳以太祖
幼弱固請於苻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
沖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
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
三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
發此禦邊之良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

下施大惠於亡國世堅從之鳳壽東遷父祖即
位歷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行臺尚書景見禮
重太宗世與崔玄伯封懿梁越等入議經傳典
議朝政世祖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加鎮軍將
軍神麚元年卒
子十龍襲散騎常侍平遠將軍
子元孫襲官至博陵太守卒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大文圖讖之
學達國時將家歸附昭成嘉之擢為代王郎中
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從征衛辰
功賜僮隸三十戶昭成崩後謙徙長安符堅
從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
老辭還登國初遂歸太祖太祖悅以為右司馬
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來寇也太祖使謙
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率衆來援而佛嵩
稽緩太祖命謙為書以遺佛嵩曰夫杖順以翦
遺乘義而攻昧未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

慕容皝遣使命軍必望克赴將軍據方邵之任拠熊
虎之師事與機會今其時也因此而舉倍不再
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佛嵩乃倍道兼行太祖
太悅賜謙爵關內侯重遣謙與佛嵩晉昌昔殷
湯有鳴條之誓周武有河陽之盟所以藉神靈
昭忠信夫親仁善隣古之令軌歃血割牲以敦
永穆今既盟之後言歸其好分災恤患休戚是
同有違此盟神祇斯殛寶敗佛嵩乃還明年
慕容皝復來寇太祖善之并州平以謙爲陽曲
能復致姚師卿其行也謙未發而皝退乃止及聞
垂死謙上書勸進太祖謂謙曰今事急矣非卿豈
護軍賜爵平舒侯安遠將軍皇始元年卒官
時年六十三贈平東將軍左光祿大夫幽州刺史高
陽公謚曰文
子洛陽襲從征慕容寶爲冠軍司馬後爲祁令太
宗追録謙功以洛陽爲鴈門太守洛陽家田三

生嘉禾皆異龍合頴世祖善之進爵北地公加
鎮南將軍出爲明畢鎮將居八年卒謚曰恭
子寄生襲爵降爲侯皇興元年卒
洛陽弟安国中山太守
安国弟安都廣寧滄水二郡太守加揚威將軍賜爵
東光子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冀州刺史東光
侯謚曰烈
子白虎襲爵爲侍御中散後以罪免官奪爵
張衮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遼東太守父
卓昌黎太守衮初爲鄯五官掾純厚篤實好學
有文才太祖爲代王選爲左長史從太祖征蠕
蠕蠕遁走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衮言於
太祖曰今賊遠粮盡不宜深入請速還軍太祖
今衮問諸部帥若殺副馬足三日食否皆言足
也太祖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漠赤地南床山下
大破之既而太祖問衮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
日粮意乎對曰皆莫知也太祖曰此易知耳蠕
蠕奔走數日畜產之餘至永必留計其道程三

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衮以太祖言出告部帥咸曰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也衮常參大謀決策幃幄太祖嬖之禮遇優厚衮每告人曰昔樂毅杖策於燕昭公遠委身於魏武蓋命世難可期千載不易遇主土矣天姿傑邁逸志淩霄必能囊括六合混一四海矣遭風雲之會不違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衆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彊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衮言於太祖曰顯志大意高希冀非望乃有參天貳地籠罩宇宙之規吳不并越將爲後患今因其內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拾憍之然後揔括英雄撫懷遐邇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遂破之是顯又從破賀訥遂命衮登勿居山遊宴終日從官及諸部大人請爲銘頌太祖曰實乘衮爲文慕容寶之來石爲峰以記功德命衮言於太祖曰實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埤資竭力難與爭鋒愚

以為宜嚴師卷甲以俟其忿太祖從之果破之
參合皇始初遷給事黃門侍郎太祖南伐師次
中山袞言於太祖曰寶德三世之資城池之固
雖皇威震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
宜昔殷生二說田橫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
臣誠德非古人略無奇策仰憑靈威庶必有感
太祖從之袞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
奔和龍既克中山聽八議拜袞奮武將軍幽
州刺史
慕容商臨渭侯袞清儉寡欲勤課農桑百
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逞太尉司馬德
宗將郗恢書吳旨黜袞為尚書令史袞遏創業
之始以有干謨覓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太祖
嘗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溥州里數談薦之又
袞未嘗與崔逞相見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溥聚
黨為逆崔逞答書喜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袞年
過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判定乖失愛好人
物善談無倦士類以此貴高之永興二年疾篤上
疏白臣既庸人志無殊操值太祖誕膺期運天

比開參戎氛霧之初馳驅革命之會記異都
賛寄鱗溟海遂荷恩寵榮兼出内陛下龍飛九
五勞夢顧問曾無微誠塵山露海今舊疾彌留
氣力虛竭天罰有罪將填溝壑然大馬戀主敢
不盡言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西有不賓之
羌南有逆命之虜岷蜀殊風遼海異教雖天挺
明聖撥亂乘時而因幾撫會宜須經略不易
失機在人謀伏願恢崇叡道克廣德心使揖讓
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
哉之美復隆於今不獨前世昔子囊將終寄言
城郢荀偃辭哈遺恨在齊臣雖闇劣敢忘前志
魂而有靈結草泉壤後數日卒年七十二後世
祖追録舊勳遣大鴻臚即基策贈太保謚曰文
康公

子温外都大官廣寧太守

子貳興昌黎太守

温弟楷州主簿

子誕有學尚性尤雅直初與高允同時被徵後

除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賜爵容城子

袞次子度少有志尚龍襲爵臨渭侯上谷太守入爲武昌王師加散騎常侍除使持節都督幽州廣陽安樂二郡諸軍事平東將軍嵴城鎮都大將入爲之轉和龍鎮都大將所在著稱還朝爲中都官卒贈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謚康侯

子陵龍襲爵後爲赤城典公下都將卒

子秋龍襲爲中散卒

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
六辟與者以徒坐論糾告得尚書已下罪狀者
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諫曰伏見
詔書禁尚書以下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伏
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乃不易之令軌百王
之通式今之都曹古之公卿也皆翊扶萬幾讚
徽百揆風化藉此而平治道由茲而穆且周之
下士尚有代耕況皇朝貴仕而服勤無報豈所
謂祖襲弄憲章文武者乎羊酒之罰若行不

已臣恐姦人闚望忠臣懈節而欲使事靜民安治清務簡至於委任責成下民難辯如臣愚量請依律令舊法稽同前典班禄酬廉首去亂群常刑無赦苟能如此則外平之軌暮月可望刑措之風三年必致矣顯祖納之太和初懷州民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將殺刺史文明太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曰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為且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群凶

裂誅盡合城無辜柰何極辟不誣十室而況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濫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歎息於九侯孔子所以回輪於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水鏡前禮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則溥天知幸矣昔厲防民口卒滅宗姬文聽輿頌終摧彊楚願不以人廢言留神省察太后從之轉散騎常侍遷殿中尚書太和五年卒詔賜帛一千疋粟三千石遣侍御史營護喪事冊贈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廣平公謚

曰簡

長子倫字天念年十餘歲入侍左右稍遷護軍長史員外常侍轉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卷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曰臣聞古之聖王疆理物土辨章要甸荒遐之俗政所不及故禮有宣見之文書著羈縻之事太祖以神武之姿聖明之略經略帝圖曰有不服遂令豎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光宅土中業隆下世赫雷霆之威振熊羆之旅方役南轅未遑北伐昔舊京烽起虜使在郊主上按劍璽書不出世宗運籌帷幄開境揚旌衣裳所及舟車萬里于時醜類款關上亦述尊遺志令大明臨朝澤及行葦國富兵彊能言率職何憚而為之何求而行北往日蕭衍通敬求和以誠肅未純抑而不許先帝棄戎於前陛下交夷於後無乃上乖高祖之心下違世宗之意且魯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

彊儻即歸附示之以弱窺覦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又小人難近夷狄無親踈之則怨狎之則侮其所由來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不一之義於是乎在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蕃方之禮則可豐其勞賄籍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相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假令選衆而舉使乎稱職資酈生之辯騶終軍之辭馮軾下齊長纓繫越苟冀暴時猶爲不願而況極之以隆崇申之以宴好臣雖下愚輒敢固執若事不獲已應須制詔示其上下之儀宰臣致書諷以歸順之道若聽受忠誠即我話言則萬乘之盛不失位於域中天子之聲必寵單於無外脫或未從焉能損益徐舞干戚以招之敷文德而懷遠如迷心不已或肆大羊則當命辛李之將勒衛霍之師蕩定雲沙埽清逋孽飲馬瀚海之濱鐫石燕然之上開都護置戊已斯亦陛下之高功不世之盛事如思按甲養民務

農安邊之術經國之防豈可以戎夷兼并而遽
虧典制將取笑於當時貽醜於來葉昔文公請
隧襄后有言荆莊問鼎王孫是抑以古方今竊
爲陛下不取又陛下方欲禮神岷瀆致禮衡山
登稽嶺窺蒼梧而反與夷虜之君酋渠之長結
昆弟之忻抗分庭之義將何以厭文命之遐景
迹重華之高風者哉臣以爲報使甚失如彼不
報甚得如此願留須臾聽宣愚臣之言不從
出爲後將軍鄖鄂州刺史還朝除燕州太中正孝

未有也堅士避難於齊魯之間爲丁零翟劍及
司馬昌明叛將張願所留縶郝軒歎曰斯人而
遇斯時不因扶搖之勢而與鷦雀飛沉豈不惜
哉慕容垂以爲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內史所
歷著稱立身雅正與世不群雖在兵亂猶勵志
篤學不以資產爲意妻子不免飢寒太祖征慕
容寶次於常山玄伯棄郡東走海濱太祖素聞
其名遣騎追求執送於軍門引見與語悅之以
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掾機要草創制度時司

馬德宗遣使來朝太祖將報之詔有司博議國號玄伯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即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乃國宗載興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稱故詩云殷商之旅又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此其義也昔漢高祖以漢王定三秦滅彊楚故遂以漢爲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是以登極之初改代曰魏又喜恭容永亦奉進魏土大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崇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苻也臣愚以爲宜號爲魏太祖從之於是四方賓王之貢咸稱大魏矣太祖幸鄴歷問故老毋登嶺太祖嘉之及車駕還京師次於恒嶺太祖善之及車駕還京師次於恒嶺太祖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適遇玄伯扶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書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玄伯揔而裁

之以爲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擬八坐玄伯通
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爲太祖所任勢傾
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産業家徒四壁出無車
乘朝晡步上毋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太祖嘗使
密察聞而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
過約而玄伯爲之踰甚太祖常引問古今舊事
王者制度治世之則玄伯陳古人制作之體及
明君賢臣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震讋
忤旨未嘗諫諍荀容及太祖季年大臣多犯威
恕玄伯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太祖每引玄伯議
漢書至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
之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干賓附之
國朝臣子弟雖名族美才不得尚焉當書職罷
賜玄伯爵白馬侯加周旋將軍與舊功臣庾岳
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太祖崩太宗未即位
清河王紹聞人心不安太出財帛班賜朝士玄
伯獨不受太宗即位命玄伯居門下虛已訪問
以不受紹財帛特賜帛二百匹長孫嵩邑下咸

愧焉詔遣使者巡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
令玄伯與宜都公穆觀等按之太宗稱其平當
又詔玄伯與長孫嵩等坐朝堂決刑獄太宗以
郡國豪右大爲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
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
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太宗乃
引玄伯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元城侯
元屈等問曰前以兇俠亂民故徵之京師而守
宰失於綏撫今有逃竄入犯者已多不可悉誅
朕欲大赦以紓之卿等以爲何如屈對曰民遷
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
赦其黨類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爲本何
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法度
不平亦須蕩而更制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
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會於
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
之不晚太宗從之神瑞初詔玄伯與南平公尚
等坐止車門右聽理万機事并州胡數万家南

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太宗
問羣臣曰胡寇縱暴人衆不少表等已不能制
若不早誅則良民大受其禍今既盛秋不可爲
此小盜而復興衆以廢民業將若之何玄伯對
曰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
假息耳胡衆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
一膽也宜得大將軍爲諸所服信者將數百騎
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
建前在并州號爲威猛胡醜畏服諸將莫及太

侯坐浩伏誅始玄伯因符堅亂欲避地江南於
泰山爲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
不行於時蓋懼罪也及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
勑收浩家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録於允
集始玄伯父潛爲兄渾淹手筆草本延昌初著
作佐郎王遵業寫書於市而遇得之計誅至今
將二百載寶其書迹深藏祕之武定中遵業子
松年以遺黄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搨之左光禄
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謂爲

過於已也

玄伯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渤海高演俱知名初徵相州別駕中書侍郎稍遷秘書監賜爵昌丘侯加龍驤將軍樂安王範鎮長安世祖以範年少而三秦民夷特險多變乃選忠清耆德之士與範俱鎮以徽為散騎常侍督雍涇梁秦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傅進爵濟南公徽為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引接賓客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不止以疾徵還京師眞君四年卒謚曰元公士類無不歎惜時清河崔寬字景仁祖彫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於汧渠李嶠父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常歎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吾所庶幾及世祖西巡剖乃總率同義使寬送款世祖嘉之拜寬威遠將軍岐陽令賜爵沂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剖詣京師未至病卒高宗以剖誠著先朝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涼州刺史武陵公謚

曰元寬還京拜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安國子
未幾出爲弘農太守初寬之通款也見司徒浩
浩與相齒次厚存撫之及浩誅以遠來疎族
獨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空林舊墟以子
繼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寬後襲爵武
陵公鎮西將軍拜陝城鎮西將軍崤地嶮民多寇
劫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
傾衿待遇不逆微細是以能得民庶忻心莫不
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唯取給於民寬善撫納
招致禮遺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又弘農出
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販貿來往家產豐富
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爲能政及解鎮還京
民多追戀詣闕上章者三百餘人書奏高祖嘉
之延興二年卒年六十三遺命薄葬斂以時服
長子衡字伯王少以孝行著稱學崔浩書頗亦
類焉天安元年擢爲內祕書中散班下詔命及
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沖李元愷程駿等
終爲名器世以是稱之承明元年遷內都坐令

善折獄高祖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鎮西將軍遷給事中車駕巡狩以衡爲大都督長吏澌涉猟書史陳備禦之方便國利民之策凡五十餘條以本將軍除秦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劫盜大起衡至脩龍冀遂之法勸課農桑周年之間寇盜止息十二年卒年五十四贈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本將軍冀州刺史帛一千匹穀一千斛謚曰惠公衡有五子

長子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爲侯自謁者僕射出

爲平原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楊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世宗初爲鉅鹿太守弟朏之逆敞爲黄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沒唯敞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齊郡侯拜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孝昌中趙郡弟朏之逆以出後被原敞弟鍾字公禄奉朝請兼員外散騎侍郎歷尚書郎國子博士司徒右長史征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後鍾含其財物

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之孤辭訴累歲人士
嫉之佘朱世隆爲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不齒
朏好學有文才歷治書侍御史京兆王愉録事
參軍與愉同逆伏法
衡弟恕尚書郎又有崔模字思範魏中尉崔
琰兄霸後也父遵慕容垂少府卿叔父鑒
廣川太守模慕容熙末南渡河外爲劉裕
榮陽太守戍虎牢神廟中平滑臺模歸
降後賜爵武陵男加寧遠將軍始模在

南妻張氏有二子爲秦姚萇所囚萇妻妻
佘氏生子幼度神智等萇死後張氏每謂
訖幼度規贖模歸其母張氏每謂之曰汝父性
懷本圖無決必不能來也行人遂以贖至鄴
崔綽模從孫顧念幼度等指幼度謂行人
曰吾尚忍捨此輩令坐致刑辱當爲商取人
使名在不減於我乃授以申謨謨劉義隆廣陵郡
太守與朱脩之守滑臺神廟中被擒俱送國俱得
脩妻生子靈度申謨聞此乃言某妻某子某

江外靈度刑焉閻人摸長者篤厚不營帝利
頊爲崔浩輕佻而守志確然不爲若爲與崔
頤相親往來如家和平中卒皇興初頊度隴
慕容白曜爲將時季柔爲崔通國長史隨
南大守攝將軍事白曜軍紹統隊
隊參左右魏迎之而善互不相值爲亂兵所害
初高宗末車駕南克鄒山摸兄協子秘利爲劉
義隆魯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食廣寒亭
卒於郡秘利字懷順從父入國故不出仕
及國家克青州懷順迎秘利喪還葬青州次恩
累政州主簿至刺史陸龍成時謀叛聚城北高
柳村將攻州城龍成討斬之懷順與冲智子徽
伯等俱奔江外始秘利與二女俱入國一女爲
張氏婦一女爲劉休賓妻生子文華秘利後生
燕子法始秘利亡後二女侔法始庶孽常欲令
文華襲外祖爵臨淄子法始恨忿無所不爲後
懷順歸化迎喪始與法始相見未幾法始得襲
爵傳至孫延族正光中爲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季柔孫睦正光三年自郁州歸降
模孫景茂冀州別駕青州長史隨郡太守武城
男
景茂子彥遠襲武定中北徐州司馬始陸來降
也與高陵張昆郭緼俱至陵蕭寶夤西討開府
西閤祭酒寶夤反陵其黃門侍郎關中平還
洛歷尚書郎定州別駕齊文襄王作相以陵頗
有文學引參賓客終於征南將軍司空長史贈
驃騎大將軍大司農卿顯祖時有崔道同字

季堅琰八世孫也祖瓊慕容垂車騎屬父輯
南徙青州為泰山太守道固賤出適母兄攸
之目連等輕侮之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如此或
能興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略
無兄弟之禮時劉義隆子駿為徐兗二州刺
史得辟他州民為從事輯乃資給道固令其
南仕既至彭城駿以為從事道固美形容善
舉止便弓馬好武事駿稍嘉之會青州刺史新
除過彭城駿謂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為

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為
歎息青州刺史至州辟為主簿轉治中後為
義隆諸子參軍事被遣向青州募人長史已
下皆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道固所生母自
致酒炙於客前道固跪為起接取謂客曰家無
人力老親自執勑勞諸客皆知其兄弟所作咸
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宣
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
為冀朔將軍冀州刺史移鎮歷城劉彧既殺子

有苗姬文之宥崇豐方之聖澤未足以喻既未
奏朝旨無由親馳道路謹遣大息景徽東骸歸
闕伏聽刑斧既而白曜送道固赴都有司案劾
奏聞詔恕其死乃徙青齊士望共道固守城者
數百家於桑乾立並州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
以道固爲太守賜爵臨淄子加寧朔將軍尋徙
治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陰館之西是時頻歲
不登郡內飢弊道固雖在任積年撫慰未能周
盡是以多有怨叛延興中卒年五十初道固之

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館時以朝集相見
本既同由武達頗結寮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
道固情乃踈略而衆敬每盡慤勤道固謂劉休
賓房法壽曰古人交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信不
虛也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捺固依依也
子景徽字文敷襲爵臨淄子加寧朔將軍出
爲青州廣陵王羽征東府司馬大鴻臚少卿出
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卒贈本將軍南青州
史謚曰定

子休纂襲爵
景徽弟景業字文季別有功太和中賜爵昌國
子加建威將軍卒
子休緒襲爵員外郎
景業弟景淵亦有別功賜爵武城男鷹揚將軍
平齊太守卒於郡
道固兄目連子僧祐白曜之圍歷城也僧祐母
明氏弟僧淵並在城内劉彧授僧祐輔國將軍
領衆數千與青齊人家口在歷城梁鄒者明同

慶明菩薩等爲將佐從淮海揚聲救援將至不
其聞道固已敗毋弟入國徘徊不進白曜圍東
陽時表請景徽徃喻僧祐乃歸降白曜送之在
客數載賜爵層城侯與房法壽畢薩諸人皆不
穆法壽等訟其歸國無誠拘之歲餘因赦乃釋
後坐與沙門法秀謀反伏法
子道寧給事中
僧淵入國坐兄弟徙於薄骨崖鎮太和初得還
高祖聞其有文學又問佛經善談論勑以白衣
賜褥幘入聽于永樂經武殿後以僧淵爲尚書
儀曹郎遷洛之後爲青州中正尋出爲征東大
將軍廣陵王羽諮議參軍加顯武將軍討海戎
於黃郭大破之蕭鸞乃遣其族兄惠景遺僧淵
書說以入國之屈規令改圖僧淵復書曰主上
之爲人也無幽不照無細不存仁則無遠不及
博則無典不究殫三墳之微盡奎之極至於小
文章錯綜煥然蔚炳猶夫子之牆矣遂乃開獨
悟之明尋先王之迹安遷靈兆變帝基惟新

中壤宅臨伊域三光起重輝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貫禮俗之叙粲然復興河洛之間重隆周道巷歌邑頌朝熙門穆濟濟之盛非可備陳矣加以累葉重光地兼四岳士馬彊富人神欣仰道德仁義民不能名且大人出本無所在況從上聖至天子天孫者乎聖上諸弟風度相類咸陽王已下莫不英越枝葉扶踈遍在天下所稱稍蠅殊爲未然文士競謀於廟堂武夫效通於疆場若論事勢此爲實矣計彼主算恭恕之迹人鬼同知疑親猜貴早暴遐邇兄投心遊節千載何名物患無施器非時用生不振世沒無令聲先師以爲鄙君子以爲恥此則事困彼殫自勉無益故其宜矣以兄之才夙超鄉土如弟之徒誰不瞻仰每尋昔念未敢忘懷雖復途遥三千心想若對敬遵軌範以資一生今名可揚矣而不能顯親事可變矣而不能離辱故世之所未解也且君子在家也不過孝於其親入朝也不過

忠於其君主上之於兄恩則不可酬義則不可
背身可殺也故非其酬功不逮也故非其報今
可以效矣而又弗爲非孝也即實而言兄之不
變得爲忠乎至於講武爭彊不敵者久矣論安
與危不同者驗矣羣情背去獨留者證矣願深
察之王晏道絶外交器非雄朗專華保望便就
屠割方之於兄其全百倍且淮蕃海担忝本出北
豪壽春之任兄何由免以是而言猜嫌已決又
宗門未幾南北莫寄先構之重非兄何託受社
之榮鄙心之相望矣今執志不篤忠孝兩忘王
晏之幸安能自保見機而作其在茲乎國家西
至長安東盡即墨營造器甲必鍳監堅精書夜不
息者於茲數載今秋中月雲羅必舉賈不及時
雖貴不用若不早圖況枉連城矣校乘有言欲
出不出聞不容髮精哉斯談弟宜於北京身羅
事譴大造之及有穫爲幸比家清舉起崖疑非
一犬馬之心誠有在矣雖復彼此爲異猶昔情
不移也況於今日哉如兄之誨如弟之規改張

易調易於反掌萬一乘情此將運也出除龍驤
將軍南青州刺史父之坐擅出師無據檢覈幽
禁後乃獲免僧淵元妻房氏生二子伯麟伯驥
後薄房氏更納平原杜氏僧淵之徙也與杜俱
去生四子伯鳳祖螭祖虯得還之後棄絶
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家于青州伯驥與母房
氏居于冀州雖往來父閒而心存母氏孝慈之
道頓阻一門僧淵卒年七十餘伯麟雖往奔赴
不敢入家哭沙門寺守

伯驎自奉朝請稍遷步兵校尉樂陵太守中
堅將軍後兼冀州長史大乘賊起伯驎率州軍
討之於青東城為賊所殺贈龍驤將軍洛州刺
史

伯驥為京兆王愉法曹參軍愉反伯驥不從見
害詔贈東海太守

伯鳳少便弓馬壯勇有膂力自奉朝請員外郎
稍遷鎮遠將軍前將軍數為將帥永安末與都
督源子恭守鄄城父戰歿

祖龍司空行參軍性剛躁父亡後與兄伯駿訟
競嫡庶並以刀劒自衛若怨讎焉
祖螭小字社安龍龐武有氣力刺史元羅板爲兼
統軍率衆討汲桑賦普泰初與張僧皓俱反圍青
州尒朱仲遠遣將討平之傳首京師
祖虬少而好學下帷誦書晝不驅競當世舉秀才
不就
僧淵從弟和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嗇埋錢
數百斛其母李春曲心責僧淵不貫

子執字啓則盜錢百万背和亡走後爲儀同開
府鎧曹參軍坐貪汙死於晉陽
玄伯同郡董謐謐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
原等俱以碩學揩名遼海謐好學傳父業中山
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鄧淵字彥海安定人也祖羌荷堅車騎將軍父
翼河間相慕容垂之圍鄴以翼爲後將軍冀州
刺史眞定侯翼泣對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
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自古通義未敢聞

命垂遣使喻之曰吾與軍騎結異姓兄弟卿亦
猶吾之子弟安得辭乎冀曰冀州宜任親賢冀
請他役效命垂乃用為建武將軍河間太守尚
書左丞皆有聲稱卒於趙郡內史淵性貞素言
行可復博覽經書長於易筮太祖定中原擢為
著作郎出為蒲丘令誅剪姦猾盜賊肅清入為
尚書吏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舊事與尚書崔
玄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
淵所為從征平陽以功賜爵濮昌子改下將軍
加中壘將軍太祖詔淵撰國記淵造十餘卷惟
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淵謹於朝事
未嘗忤旨其從父弟暉為尚書郎兇俠好奇與
定陵侯和跋厚善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
告暉將送出之由是太祖疑淵知情遂賜淵死
既而恨之時人咸愍惜焉
子潁襲爵為太學生稍遷中書侍郎世祖詔太
常崔浩集諸文學撰述國書潁與浩弟覽等俱
參著作事駕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

万餘驅鹿百餘万詣行在所詔頴為文銘于漠
南以紀功德兼散騎常侍使於劉義隆進爵為
侯加龍驤將軍延和三年從征胡賊白龍還卒
於路謚曰文恭
子貽襲爵官至荆州刺史假寧南將軍賜爵南
陽公和平中卒
長子良奴襲爵良奴弟侍高祖賜名述歷吏職
以貞謹見稱遷中大夫守廷尉少卿出為建忠
將軍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時
傅元丕出為并州刺史以述為太傅長孫
太原太守尋徵為司空長史卒官詔賜錢十萬
布五十匹謚曰貞
長子篡奉朝請累遷中散大夫
篡弟獻奉朝請司空西閤祭酒員外常侍河陰
令尋遷鎮遠將軍諫議大夫肅宗末除冠軍將
軍賴州刺史建義初聞介朱榮入洛朝士見害
遂奔葛榮
怡弟宗慶以中書學生入為中散稍遷尚書右加

散騎常侍賜爵定安侯轉典南部宗慶在南部積年多所敷奏州鎮慢之號爲稱職進爵南陽公除安南將軍涇州刺史徙趙郡公宗慶在州爲民所訟雖訊鞫獲情上下大不相得轉徐州刺史仍本將軍未幾坐妻韓巫蠱伏誅宗慶子伯仁與父俱死

伯忻子儼逃越得免後歷尚書郎除常山太守轉安南將軍光祿大夫持節兼尚書左丞鄆州行臺又加撫軍將軍卒贈鎮南將軍荆州刺史

穎弟樸從世祖征伐官至龍驤將軍豫州刺史賜爵新野侯從征蠕蠕坐法死

弟嶷卒於中書侍郎

顗長子璽珍中學生祕書中散卒贈員外散騎常侍

子義歷中書學生侍御史以明謹見知出爲齊州武昌王征虜長史後李元護之爲齊州仍爲長史帶東魏郡太守在治十年經三刺史以清勤著稱齊人懷其恩德號曰良二千石及代還大

受旨故送遺頗以此爲損中山王英攻義陽羨爲軍司罷除諫議大夫兼給事黃門侍郎副侍中游彗爲幾內大使後行貨於録尚書北海王詳轉大司農少卿出行荆州事轉征虜將軍郢州刺史鎮義陽在州鋭於聚斂又納賄於于忠徵爲給事黃門侍郎尋加後將軍河南尹黃門如故未拜而靈太后臨朝以元昭爲河南尹羨乃苦門加平南將軍羨以義陽軍司之勳封安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戸羨雖在左右故獲封焉

時幽瀛滄冀大水頻經寇難民飢詔羨兼尚書假散騎常侍持節詣州隨方賑恤多有所濟神龜初發疽卒年五十四詔賻帛三百匹朝服一襲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諡曰恭

長子躋字伯昇頗有意尚秘書郎朝議以羨本不合山河之賞故不許躋襲爵紹封稍遷前將軍太中大夫梁州開府長史與刺史元羅同陷蕭衍卒於江南

子孝緒元象中以躋柩還國興和中襲爵齊受

禪例降

靈珍弟靈哥立忠將軍齊州刺史進號冠軍將
軍賜爵昌國侯為政清簡有威惠
子恭伯右光禄大夫
史臣曰為國馭民莫不文武兼運燕鳳以博識
多聞昭成致禮和隣存國賢之効歟許謙才術
儁美馳聘艱難之日觀幾獨勸事契冥符張袞
孝謹見知卑蒙恩遇時無寬政斯言豁咎玄
伯世家隽偉仍屬權輿揔機任重守正成務禮
從清廟不亦宜乎寬模俱能見幾而動道固窮
而委質鄧淵貞白幹事才業秉筆禍非其罪
悲哉

列傳第十二

長孫道生

長孫嵩代人也太祖賜名毛父仁昭成時爲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年十四代父統軍昭成末年諸部乖亂苻堅使劉仁庫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衆歸之劉顯之謀難也嵩率舊人及鄉邑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時寔君之子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見于烏渥稱逆父之子勸嵩歸太祖嵩未決烏渥

回其牛首高僧後從之見太祖于三漢亭太
祖承大統復以爲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
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
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在著稱太宗即位
與山陽侯矣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策八
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幾故世號八公晉將
劉裕之伐姚泓太宗假高節督山東諸軍
事傳詔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於畔城軍頗
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高麾蓋遣沿

酹酒及江南食物高皆送京師詔嘗高厚荅之又
勑簡精兵爲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
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蜻陜間必與
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
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懸於是叔孫建等尋河
趣洛遂入關嘗高與建等自成皐南濟晉諸屯戍
皆望塵奔潰裕剋長安嘗高乃班師太宗寢疾閤
後事於嘗高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
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立乃定策禁中於是

詔世祖臨朝監國高爲左輔世祖即位進爵北
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
高與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居土
未能爲患蠕蠕世爲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
其畜産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
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
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
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宇不過千里其刑政殘
虐人神所弃宜先討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
諸先平馮跋宇熙欲
中大亂議欲征之尚書
文檀聞之乘虛而寇
師冤謙之諫之勸行杜超之贊成之崔浩又言
西伐利高等固諫不可帝大怒責高在官貪污
伏武士頓辱尋遷太尉久之加柱國大將軍自
是與寡征伐當以元老多留鎮京師坐朝堂平
斷刑獄薨年八十謚曰宣王後高祖追録先朝
勳臣以當配饗廟庭

子瀚善騎射膂力三百斤襲爵加侍中征南大
將軍有罪黜為戍兵後復爵薨謚曰安王
子襲字孝友位北鎮都將坐贖貨降為公高祖
時頒先世勳重復其王爵薨謚簡王
子道字念僧襲爵久之隨例降為公位右衛將
軍卒謚慎
子悅襲爵建義初復本王爵尋降為公位光禄
卿贈司空
長孫道生高從子也忠厚謹慤太祖愛其慎重
侍從幾密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
太宗即位除南統將軍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
以獻太宗切責之以舊臣不加罪黜世祖即位
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蠕與尉眷等率
衆出白黑兩漠間大捷而還世祖征赤連昌道
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青為前驅遂平其國
昌弟定走保平涼劉義隆遣將到彦之王仲德
寇河南以救定詔道生與丹陽王太之屯河上
以禦宗之遂誘義隆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歷

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
二贈太尉諡曰靖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
華飾食不兼味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
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
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
用家為今彊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宜安坐華美
世乃切責子弟令毀宅甘恭慎如此世祖所
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為將有權略善待
士衆帝命歌工歷頒羣臣言智如崔浩廉如道
生及年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兄萬
俱為三公當世以為榮
子抗位少卿早卒
抗子觀少以壯勇知名後襲祖爵上黨王時異
姓諸王襲爵多降為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
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軍假司空督河西七
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帥拾寅遁藏焚其所居城
邑而還高祖初拜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侵
逼復假觀司空討降之後為征南大將軍薨謚

日定葬禮依其祖靖王故事陪葬雲中金陵
子皇歸十歲襲爵隆為公高祖以其幼承家業
賜名稚字承業稚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為前
將軍從高祖南討授七兵尚書太常卿右將軍
世宗時侯剛子淵稚之女壻剛為元又所厚故
稚驟得轉進出為撫軍大將軍領揚州刺史假
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壽陽子驍果豪邁頗難之曰識
鷙龍驤據壽春稚諸子皆接之琛欲決戰稚以兩
兒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琛及臨淮王或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
既據壘還兵又不決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重遣
河間王琛及臨淮王或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
聲助稚內實防之會鮮于脩禮反於中山以稚
為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稚解行臺
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為大都督鄜道元為行臺
雜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當國難
琛敗呂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所長書
奏不納琛與稚前到呼沱稚未欲戰而琛一從

行達五鹿爲脩禮邀擊琛不赴之賊揔至遂大
敗稚與琛並除名尋而正平郡蜀反復假稚鎮
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將軍復本
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雍州刺史蕭寶夤據
州反復以稚爲行臺討之稚時背疽未愈靈太
后勞之曰卿疹源如此賊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
何稚答曰死而後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腳
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位
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

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脩義屯
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
夤稚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曰鹽
池天資貨賄化貝密邇京畿唯須寶貝而護之均贍以
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工且
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
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進絹而
言猶不應減三十萬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
於畿甸今若廢之事用再大臣前仰違嚴旨而

先討關賊而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只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之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為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今王公素餐百官戶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膏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隨事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

廿五年走雍州平除雍州刺史莊帝初封上黨王尋改為趙郡王遷司徒公加侍中兼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前廢帝立遷大尉公錄尚書事及韓陵之敗解斯椿先據河橋謀誅介朱使稚入洛啓帝誅世隆兄弟之意出帝初轉不傳録尚書事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稚表請回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惲初稚生而母亡為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出帝入關稚時鎮虎牢亦隨赴長安稚妻張氏生三子子彥子裕後與羅氏私通遂殺其夫棄張納羅

羅年大稚十餘歲妒忌防限稚稚相愛敬旁無
姻妾僮侍之中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羅生三
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廉武稚少輕俠鬬鷄
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
乃免因以後妻羅前夫女呂氏妻興德兄興恩
以報之

子彦本名儁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
縣子出帝與齊獻武王構隙加子彦中軍大都
督行臺僕射鎮弘農爲恩旅膂後從帝入關予
彦少常隆馬折臂仆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
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

子裕位儀尉尉少卿

魏收書列傳第十三